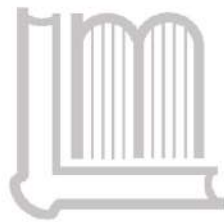


寫字樓裡的陳 Sir 和關 Sir

背景資料 2019年6月9日，香港“民間人權陣線”（民陣）發起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遊行，號稱有103萬人上街；當晚，政府宣佈立法會將如期進行修例二讀。於是，6月10日，“民陣”協同眾民主派議員宣佈將於6月12日二讀期間“包圍立法會”；同時民間發起“612全港自主罷工罷課”的串聯行動，之後亦陸續有類似活動展開。



“政府究竟在做什麼？！既不出來發聲，亦不出來解釋，也沒有進一步的措施出台，難道要一直這樣下去？！”

一大早，關 Sir 的房間就傳出大聲拍枱的響動，雖然還早，返工的同事不多，但還是有同事注意到了響動。

關 Sir 的公司是做對外諮詢服務的，所以他對經濟波動特別敏感。眼見著經濟數據陸續出台，場面慘不忍睹，引致一片哀鴻，他的心情自然沒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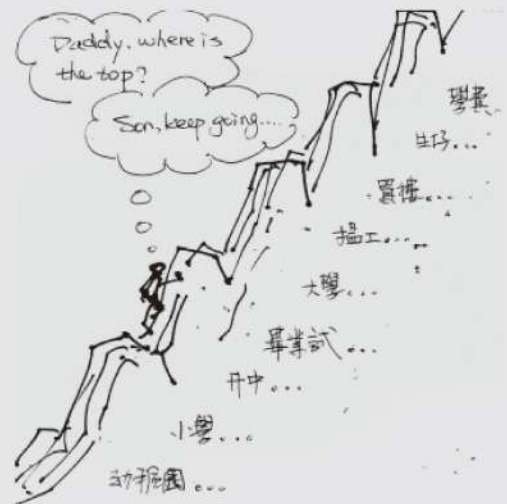
好起來。

“究竟回應不回應，至少有個說法吧，不能總這樣拖著，越拖越壞！市場的預期只能更糟糕！”

“你冷靜一點，你在這裡怒氣衝天的也不能解決問題啊。”

坐在一旁的陳 Sir 開口，他們是一起合夥的老同學，一路走來，白手闖出自己一片天下，也算是到了事業平穩發展的階段。本來年初大灣區的規劃令前景一片向好，政府也配合出台了政策，市場反應很積極，公司賬面上的數字比去年又進了一大步，兩位也一起規劃著，準備好好開拓一番。哪知沒有幾個月，突然來了個“反修例”遊行，把一切都打亂了。

“你也知道我們的官員，向來奉行那一套‘小政府，大市場’的說詞，最好什麼都不做或儘量少做，讓市場自行調節。可是這一套連美國都行不通了，政府的干預在幾次經濟危機之後更是越來越多；歐洲更不用講，政府的干預度可說是面面俱到——本來就該這樣啊，單單指望市場就會導致現在這幅樣子，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民怨沸騰。為甚麼這麼多年政府都不汲取教訓，只是在原地踏步呢？”



開始兩個人也沒有把遊行放在心上，香港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會遊行，這也是傳統，看得多了。不過陳 Sir 一直有關心新聞，看到修例過程，也看到部分反對聲音。之後政府一路修改又推出幾版修改稿，直到 6 月中旬，事態突然急轉直下，之後便更加一發不可收拾了。

“今天有幾個請了病假的，應該是去響應罷工了，我估計。”

陳 sir 提醒道。

“還罷工？！我看是太閒！今天開始工作量上調，手頭工作限當日完成，次日早上向上一級彙報，不得拖延！”

陳 sir 的話把關 sir 的火頭又燒了起來：

“我是不明白這些年輕人，有份工做有糧出，已經幾好，我們當初哪個不是這樣一步步捱過來的，有什麼不滿意也要做事啊，踏踏實實地做，事情總會越來越好，你不做事只上街哪來的好處？！”

“現在的年輕人想法不同了，他們沒有捱過苦，自然要求的更多。吃好穿好對他們來講已經沒有吸引力，他們要發聲，要做代言人，要自己組隊伍自己話事。”

陳 sir 的脾氣和關 sir 不同，比較溫和穩重，這也是兩人多年來可以搭到一起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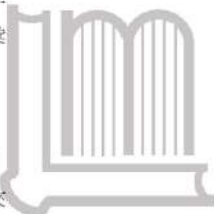
“那你告訴我，他們想要什麼？他們真以為普選就天下太平？全世界普選的地方多著呢，又有幾個是太平的？或者以為亂世可以出英雄？就算想做英雄，也要提出來一個真切實際的主張啊，又在哪裡？只一味地破壞、一味地反對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關 sir 發洩了一陣，又嘆了口氣，繼續說道：

“不過說起這一代也是可憐，中文基礎不好，英文也半桶水；自己國家的歷史不曉得，對國外的歷史就更加糊塗；政治只學到點皮毛，又被外媒拉去當唱客；捱學分捱功課，捱到畢業文憑，卻發現文憑已經不堪用；畢業之後的薪水同我們當年差不多，物價卻分分鐘漲了幾十倍——單單這樣想，已經好無望。”

說到這裡，兩人互望了一下，都沉默了下來。

窗外的高架路已經塞滿了車，路上返工的行人個個低著頭行色匆匆。又是新一天的開始，日子怎樣也還要繼續。



歷史課上的“連儂牆”

背景資料 “連儂牆”於2019年6月12日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示威期間出現於金鐘政府總部外，並延伸至中信橋和夏愨花園平台通道。其後，各區市民亦在多區發起重建“連儂牆”行動，令各區市民可以留言。其中港鐵大埔墟站附近行人隧道的“連儂牆”更是貼滿了彩色便利貼，被稱為“連儂隧道”。

教授今日有些不同，上堂前，他在講台後的牆上貼了一幅照片的放大圖：一部長長的牆面上滿是塗鴉，一層蓋著一層，無數的顏色縱橫交錯，讓人看不清楚。

“今天，我們來講講‘連儂牆’。”

教授一開口，台下便騷動起來，大家似乎都很興奮和期待。

“誰知道為什麼叫‘連儂牆’？這個詞最近很流行，媒體上都在講它——”

學生們安靜下來，等待教授繼續。



“‘連儂牆’是由英文 Lennon Wall 音譯過來的，原本是布拉格的一面牆；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有人在牆上塗鴉，並以此來表達願望和訴求，之後越來越多，漸漸有了名氣。就是我身後這幅照片裡的牆了——”

“為什麼叫它 Lennon Wall 呢？”

“John Lennon 大家都知道吧，Beatles 樂隊的靈魂人物，他因為主張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來表達政治訴求而出名。要知道，六十年代末的歐洲，可不像今天這麼平靜，當然了，今天有時候也不太平靜，但那個時候是學運風起雲湧的時代，年輕人常常走上街頭示威遊行，後來席捲到亞洲乃至大西洋對岸的美洲。不過好多運動後來都演變為暴力示威，而且越演越烈，導致政府開始大規模鎮壓。”

“Lennon 是不贊成暴力的，他認為暴力會轉移公眾的注意力，將重點放在暴力而不是訴求本身，會逐漸喪失初衷。而且暴力也會讓一些原本支持的人走向反對——他的這些想法是很有道理的。”

“為此，Lennon 還創作了幾首歌，希望年輕人不要訴諸暴力，比如這首 *Give Peace A Chance* ——”

音樂響起來，傳來 Lennon 不乏磁性卻又帶著

一絲柔美的嗓音：

“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Bagism, Shagism, Dragism, Madism, Ragism,
Tagism

This-ism, that-ism, is-m, is-m, is-m
All we are saying is give peace a chance
All we are saying is give peace a cha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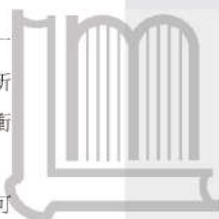
“所以八十年代捷克的年輕人為了紀念
Lennon，也延續他‘和平非暴力’抗爭的政治主
張，就把這面塗鴉牆命名為 Lennon Wall。”

“大家以後再見到‘連儂牆’的時候，要想一
想它是怎樣來的，為了紀念什麼。比如昨天看新
聞，不同意見的人為了牆上的內容起了爭執和衝
突，這就違背了‘連儂牆’的本意。”

“‘連儂牆’是希望大家和平地表達訴求，你可
以表達你的，我也可以表達我的，所以你看我身後
的這幅畫這麼多彩——這個世界本來就應該存在很
多聲音。”

“最後我們來聽聽 Lennon 的另外一首歌 *All You
Need Is Love* ——

“Nothing you can make that can’t be made
No one you can save that can’t be saved



ALL YOU NEED IS LOVE

Nothing you can do, but you can learn how to be
you in time
It's easy
All you need is love
All you need is love
All you need is love, love
Love is all you need.”

“香港是我們的家，每一個在這裡的人都是我們的家人；對家人我們要多一點寬容，多一點理解。”

“今天就到這裡吧，下課！”

學生們有些安靜，似乎還在回味那首歌。

今天的他們，似乎沒有要急著離開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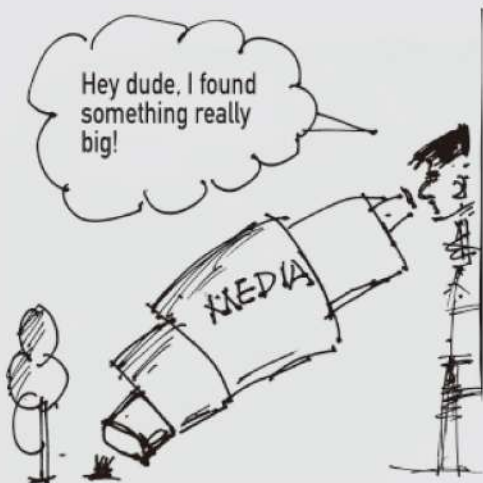
關於媒體的辯論

背景資料 “反修例”風波以來，各大網絡平台和新媒體成為活動組織、發佈、宣傳、聯絡的陣地，每個人都可以成為 KOL（意見領袖）。《時代雜誌》於 7 月評論，這次示威屬於一場“無人領導的運動”，由個人利用網絡與社會進行連接，匿名而快速地互通信息、組織活動。

揚子和阿才，一個來自內地，一個在香港本土出生長大，在港大同窗的三年時光讓兩人成了那種無話不說的好兄弟。

大學畢業後，兩人雖然走上了不同的職業道路，但每次再見面，還是會像以前一樣，幾杯啤酒之後就開始互吹互擂——是真的關心彼此，頗為難得。

這個夏天，兄弟的見面常常會演變成辯論，比如 7 月的某一晚，兩人展開了關於媒體的討論：在本次風波中各大媒體平台、網絡論壇成了本地年輕



人最常用的聯繫方式，很多人在社交平台發表懶人包、自製短片、微電影等進行宣傳，用現時年輕人樂見的方式，吸引了大批粉絲和跟隨者。

揚子對此非常不以為然：

“很多論壇和新媒體充斥著大量的失實報道，僅僅截取一半的畫面造成誤解、完全不顧背景和前因後果的解讀、斷章取義、無事生非等等。總而言之，對示威者是無底線的同情，對政府和警察則是無底線的苛責。”

阿才回應道：

“也不能一概而論，也還是有被主流媒體漏掉的點值得關注。”

阿才以前就常常逛這些媒體平台，常會收穫一些最新的玩樂熱點或者電子產品的消息。可是這兩個月，就根本顧不得這些了，鋪天蓋地的消息全是在號召遊行示威，或是鼓動衝突升級，有時候不同意見的罵戰也常常有。最近帖子的情緒越來越激動，阿才有時候看了都覺得太過誇張，但是大家的熱烈討論又令其彷彿確有其事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一些不負責任的媒體做了這次事件的背後推手，他們至少需要負上一半的責任。一些不明真相的、沒去現場的人，就這麼被‘信息綁

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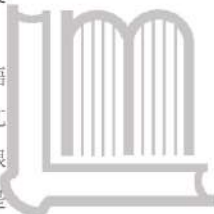
揚子繼續表達著不滿，他確實這麼認為：部分媒體在為這次事件推波助瀾上起了太壞的作用，顛倒黑白也是常常有的。

“可是你想過這個問題沒有——為什麼很多年輕人喜歡看它們？為什麼他們總覺得這些比官方媒體可靠？為什麼他們會對官媒的報道選擇性失明？”

阿才反問了一句，其實這也是他想搞清楚。他自己倒是什麼媒體都會看看，可是身邊不少朋友是只看論壇、只信論壇的。

“因為這些媒體喜歡使用煽動性蠱惑性的語言，比主流媒體的客觀報道看著更過癮，更讓人亢奮唄！不要對年輕大眾的分析力有太多的信心，很多人看媒體就只是看熱鬧的標題而已，還有很多是跟風蹭熱度。”揚子說道。

“再者，你想想，如果有人從小就被一類觀點灌輸，日日如此，自然更容易相信來自類似類道的聲音。打個比方，這就像我們吃著粵菜長大，也許偶爾嚐嚐牛扒還能接受，可要天天吃，還是忍不住想要回到習慣的味道，因為味蕾已經有了依賴性。這種依賴性，和某些人對某些聲音沒有思辨力和反



抗力是一個道理。”

揚子的比喻把阿才逗樂了，

“別說，後來我在外讀碩士那一年真是有深刻的感受啊，想吃碗正宗的雲吞麵都沒有，只好自己買來做——不堪回首啊！所以我呆了一年就跑回來了，堅決要和我的雲吞麵在一起！”

阿才回想著那些思念家鄉味道的日子，很是感慨，也更明白了揚子的意思。

“不過，你只說到了一個點，另外一個點是這些人在論壇上找到了和自己有類似認知的同伴，感覺自己的想法不再孤單，可以在網絡上大聲宣洩出來。這些媒體其實和一些實體組織沒用什麼不同，團結一部分人，但也排斥另外一部分人。所以在論壇上，你的觀點如果和他們不同，是會被圍攻的。”

“因此它稱不上負責任的大眾媒體啊！”

揚子認為作為大眾媒體是要有社會責任感的，可以有立場，但不可以歪曲事實。有些媒體，不單單發佈罔顧事實曲解真相的消息，還用情緒綁架大眾，給予錯誤引導，這是違背大眾媒體的基本職業道德的。

“但是不得不承認，這次示威團隊的文宣做的非常到位，緊緊抓住了年輕人的心理，運用年輕人

喜聞樂見的方式，比如公共場合的 AirDrop，地鐵口的快閃演講，或者 IG 的活動海報，等等。應該有不少行內高手出謀劃策。”

講到文宣的手法，揚子倒是覺得他們的定位很準確。

“前一陣子有一部紀錄片 *The Great Hack*，這個例子真是把網絡社交平台的危險講了個透徹：一間英國公司如何分析和利用網絡平台上的個人數據，改變部分相對中立選民的想法，從而影響美國大選和英國脫歐公投！我覺得假如真是這樣，現在人人都在網上，如果消息的來源不受控制，個人的信息不受保護，那麼被誰利用，進而做些什麼，就真的不可想像。我看過之後也是很震驚，再想想之前那些媒體大亨在採訪時信誓旦旦的保證，也真是諷刺。”

揚子繼續說著，他建議阿才去看一看這部紀錄片。

“所以你贊成媒體管控？如果這樣，就把本來屬於個人的選擇權交給了政府或者其他機構，相當於你變相放棄了自己的這部分權利。你不覺得這樣也是有問題的？至少違背了我們在學校討論過的很多社會運作的基本原則。”



阿才雖然反感部分偏頗的報道，但對於媒體監控，還是持謹慎和保留的態度。比起瘋狂但自由的言論，他認為，媒體管控的做法更加瘋狂。

“至少要做到不被惡意利用啊，這個我覺得是十分必要的。既然擁有‘無冕之王’的權利，那麼也應該盡到這份責任。比如這次修例風波中，很多媒體完全卸下了職業道德的盔甲，只肯做謠言小報的角色，更是將 report 和 paparazzi 混為一談！還有若干人假冒記者，在新聞發佈會興風作浪，唯恐天下不夠亂。”

“如果媒體人不能擔負起這份重任，那麼就不應擁有這份權利。”

揚子覺得任何事情都要有個邊界和約束，對媒體，對個人，對社會，都是如此。

“沒有約束的社會、組織、個人，再打個比喻，就像肆意生長的野草，生命力越旺盛，對周邊的破壞就越大，反過來等於是剝奪了其他人應有的權利。言論自由是講述真實的自由，言論自由絕不是編造謊言的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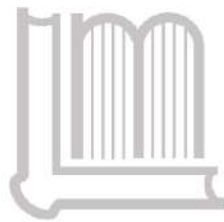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在大學裡的那場‘自由’之辯？當時我們的論點可是‘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準則才是真自由’，而且咱們大獲全勝！”

說起這個，揚子差一點又要滔滔不絕起來，彷彿一切都回到了那些青蔥歲月。要不是阿才及時阻止，這個話題可以聊到天光。不過揚子的話也給了阿才很多思考，他需要回去靜靜的想一想。

爭論歸爭論，兄弟倆的默契總歸在，“不醉不歸”才是當晚的主題。

上街的阿爸和反對的阿媽

背景資料 2019年6月開始的“反修例”示威活動中，很多家庭因為不同的政見出現了分裂。父子反目，母女不合，兄弟對吵等情況屢見不鮮，社會因為這次大規模的運動變得更加撕裂。



“老婆，我上街去了，今晚不返來食飯。”

老馬在這個夏天的週末，多了一個新去處——和朋友一起上街遊行，支持一幫年輕人。

“又去？有完沒完？家裡的水喉還沒修呢。週末不做，下週又沒得用。”

老馬的老婆皺著眉頭抱怨道。

“阿仔！同我一齊？”

老馬對住十五歲的大仔吼了一聲。

“唔准！”

老婆的呵斥聲音更大。

“現在太危險了，看看電視上，什麼都拿出來了，亂得很，阿仔同細女都不准去！你爹地腦筋不



清楚，隨他去吧！”

老婆的火氣很大。也難怪，自從6月份開始，老馬就週週上街，害得她在家裡也坐立不安，生怕有什麼意外。看著新聞畫面裡，每次衝突中都不斷有人受傷。可是老馬鐵了心一定要去，還有他的那幾個朋友也是，真叫人生氣。

“你要去我攔不住，但是不要拉上子女，想都不要想！”

“我不要去，今晚朋友過來屋企玩。”

細女是乖乖女，平時也很少出街，老婆比較放心她的。

“我想去，媽咪。我身邊好多同學都去，他們有群組討論行動和方案；我不去，他們會覺得我不支持他們，唔同我 friend。”

大仔雖然不是什麼積極分子，但是他很希望融入大家，不希望“落單”。

“阿仔，記住媽咪一句話，真正的朋友不會因為理念、想法不同就離開你；如果他們離開了，那就不是真的朋友。明唔明？”

媽咪覺得要同阿仔講清楚一些道理，讓他明白，有不同意見是好正常的一件事。大家對事情的看法會受好多原因影響，比如家庭背景、文化程

度、理解能力、信息來源等等。不要嘗試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想法，同樣的，也不應接受別人強加給你的想法。

“你要學會自己去搞清楚一件事，然後有自己的看法。阿仔，你已經是大個仔了，好多時候大家都在講的不一定是事實，事實只有自己去搵，沒有人可以完整地話你知。老師不能，爹地媽咪有時候也做不到。”

“不如今晚阿仔自己去搵多些，試下搞清楚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想想其中的原因，想想同學同你講的是不是一定對？之後再話我知你自己的想法，好不好？”

阿仔覺得媽咪講的似乎很有道理，於是決定留在家裡找相關資料自己看看。在阿仔心目中，媽咪一向是比較講道理的那一邊。

老馬知道自己說服不了老婆，唯有獨自出了家門。

這夜，這個家的內部矛盾又進了一步。

而這一幕，在這個夏天，同時在許許多多香港家庭上演著……

“過來人”老蔣

背景資料 2019年8月3日，在旺角“反修例”遊行中，有部分示威者未按警方核准路線遊行，中途行經尖沙咀天星碼頭。有“黑衣蒙面人”將海港城購物中心懸掛的中國國旗拆下，並丟入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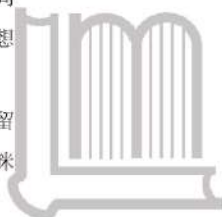
“人民日報社旗下《環球時報》今日發表社評，指摘丟國旗者為‘喪心病狂’，並批評有‘暴徒’分別在尖沙咀及黃大仙圍堵警署和警車，認為示威者行為愈趨猖獗，‘違法成了他們的家常便飯’。”

雖然來香港已經二十多年了，老蔣還是喜歡聽字正腔圓的普通話，而每天晚上七點準時收看新聞聯播，也是他雷打不動的老習慣。

“無法無天，目空一切！”

老蔣看到漂在海裡的國旗也很氣憤。對他來講，國旗就是國家的象徵，侮辱國旗和侮辱國家一樣絕不能容忍。

說起來，老蔣還是當年“八九學潮”的一分



子，只不過家裡有事提前離開，所以錯過了最後幾天。現在他每每回想起來，仍是很唏噓。

“那時候我們覺得自己很威風——廣場上沒電，立刻就有移動式發電機送過來；沒有水，就有大水車開過來。現在想想，都是有人在後面拿錢出力支持啊，單憑學生哪來的那麼大能耐？不過那時候只覺得自己很威風，要什麼有什麼，好像全世界都站在自己這邊。學生嘛，總歸很容易被煽動，被利用，單純得很。”

每次回想當年，老蔣都很感慨：

“這件事改變了多少人的命運啊，三十年後再回頭看，很多事情其實一目了然，經不起推敲的。但在那時候，年輕衝動，大夥兒一起，總覺得要改變世界。”

老蔣是作為特級專家被政府引進香港的，在自己的崗位上兢兢業業很多年。他們這一輩人，嚐過很多苦，經歷過很多事情，因此對安寧和穩定總是特別珍惜。

“其實香港走到今天很不容易，建設得這麼好，又有不少人才。現在國家也越來越好了，正是新一輪的機會，要珍惜才是啊。建設一座城市需要幾十年上百年，摧毀它可能只要幾天。”



老蔣的女兒如今在國外讀書，也是和父親一樣成績很好，老蔣在電話裡常常告誡女兒：

“外國有好的一面，但始終都是別人的國家；我們自己的國家好，我們每個人才能真的好。你現在是體會不到了，幾十年前我出國，拿著中國護照，要被問來問去盤查半天的；和外商談生意引進技術，要看足別人臉色，還得接受很不合理的價格。可是沒有辦法，那時候我們需要啊。現在不同了，別人要借鑑我們的經驗、購買我們的技術了，我們用了幾十年完成了別人上百年才能取得的成績，真是很了不起！”

“外國那一套並不是什麼普世標準，他們也經歷了很多磕磕絆絆才發展到今天；而且那麼多國家也不是鐵板一塊，每個都有不同。我們國家這麼大，比整個歐洲的人口還多，在哪裡也找不到先例可以參照，唯有自己一步步去走去試。用治理一億人的方法，去治理十幾億人的國家，是行不通的。”

“最要緊的是學一門技術，安身立命，在哪裡都需要。”

老蔣的女兒倒是也乖，像父親一樣，選擇了一門專業技能作為自己的大學專業。

“城市是一磚一瓦建設起來的，不是靠嘴巴說

出來的，更不是上街遊行得來的。我是希望有人可以勸勸這些孩子。”

老蔣看著新聞畫面和妻子說，然後暗自嘆了口氣。

